



42XOR

Q
△
□
Q
△
D

下
虫 虫 虫

五
味



貨 蠢

集劇幕獨國俄

譯華靖曹

行印店書明開

貨 蠶

版初明開月二年四十二國民

版三明開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

角五元一幣國價定冊每

.....

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	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	譯 者 曹 靖 華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.....

印翻准不 * 權作者有

(89 P.) Y

蠶

目次

紀念日（柴霍甫）	一
蠢貨（柴霍甫）	二九
求婚（柴霍甫）	六一
婚禮（柴霍甫）	九一
在貴族長家裏的晚餐（屠格涅夫）	一七

日 念 紀

著 甫 震 柴

人 物

希普琴(姓)安得列(名)——某信託交易公司的董事長，年紀不很老，

帶着一隻眼鏡。

姐姬亞娜——其妻，年二十五歲。

郝林(姓)庫芝馬(名)——銀行簿記員，老頭。

梅牛筋娜——老婆，穿着舊式外套。

銀行的股東們。

銀行的職員們。

此劇發生於某信託交易銀行裏邊。

佈 景

董事長的書房；左有門，通銀行事務所。有寫字棹兩張。室內佈置的假充着好像很闊綽華美的樣子：有天鵝絨般的輕軟的家具，花草，彫像，地毯，電話。——時在正午。

郝

（一人穿着氈靴，往門裏嚷道。）教打發人到藥舖裏買十五個錢的繹草藥水，並且教往董事長書房裏送點冷開水！難道還教我給你們說一百遍嗎！（向棹子走着。）

真是累的了不得。不眠眼的差不多寫了四天四夜了；從早上到晚上在家裏寫，從晚上到早上在家裏寫。（咳嗽着。）並且又是渾身發燒！發冷，發燒，咳嗽，脚痛，把眼睛也都弄花了。（坐下。）我們的董事長——他這口是心非的賤種，今天在大會上要演講：「我們銀行的現在與將來。」他以為他很會吹噓……（寫着。）二……一……一……六……零……七……六……零……一……六……他去愚弄人，好教我坐

在這裏同囚犯一樣給他作苦工……他光會去發空論，吹大話，教人家整天坐在這裏抱着算盤給他打，真是混蛋一個了！……（打着算盤）我真忍受不住了！（寫着）一……三……八……一……零……他許過說酬勞我。如果今天不發生什麼事，如果他哄住了大家，那麼他答應酬謝我三百盧布和一個金徽章……我看看吧！（寫着）呵，如果我的出力白費了，那也或者我無可如何他……但是我是很有火性的人……我的火上來的時候，什麼犯法的事情我都敢做……一點都不錯！

（臺後熱鬧起來，喝采鼓掌之聲鬧起。有希普琴的聲音說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我很是感激！」希普琴入。他穿着燕尾服，帶着白領結，手裏拿着剛纔人家送給他的畫帖。）（站在門口，又轉向事務所道。）諸位好同事，你們這個禮物，我老死都要保存着，這是我終生終世第一件最榮幸的事！諸位再謝謝你們！（對之遙作吻勢——以手貼口，又揚起——轉向郝林走去。）我最親愛的，我最敬重的庫芝馬！

（他在臺上的時候，職員們不斷的拿着公文進來請他簽字，又走了出去。）

希

貨

齋

希 | 郝 | (站起來) 安得列, 恭祝我們銀行的十五週年的紀念, 並且望……
(緊緊的握着他手) 謝謝, 我的好朋友, 謝謝! 我想在今天這歡樂的紀念日, 我們可
以互相親一親…… (接吻) 真是快活極了! 謝謝你們的幫忙…… 謝謝, 謝謝諸位!

蒙大家不棄, 舉我做這銀行的董事長; 假使我稍有一點成績, 這統統都算是我同
事們幫助的功勞。(嘆息) 不錯, 朋友, 十五年了! 的確十五年了! (很精神的樣子)
喂, 我的報告怎樣了? 還繼續編嗎?

希 | 郝 | 是的, 大概還剩有五頁。

希 | 郝 | 很好, 那麼着, 到三點鐘可以編好吧?

希 | 郝 | 如果沒人打攪我, 就可以編好了。只剩一點啦。

很好, 好極了! 勞駕吧, 好朋友, 開大會在四點鐘呢。把前半部分先給我, 我先預備一
下…… 快點給我…… (取報告) 我對於這報告懷着很大的希望…… 這就是我
的職業, 或者最好可以說是我的煙火…… 真是好煙火! (坐下, 自己看着稿子)

我真累了……昨夜我的足痛風又發作了，整早起都是忙來忙去的奔走着，真是煩躁……真累死人！

郝 | (寫着) 二……零……零……三……九……二……零……這些數碼把眼睛都

弄花了……三……一……六……四……一……五……(打着算盤)

希 | 我也有點不痛快的事……今早你的女人又來訴說你來了。她說你昨天晚上拿着刀子追嚇着她和你的小姨子。庫芝馬，這像什麼樣子？唉——呀——呀——呀！

郝 | (莊重的樣子) 安得列，我乘着這紀念日的好機會來請求你，如果你能瞧得起我是給你効過勞的人，就請你不要干涉我的家務事。請你不要干涉！

希 | (嘆息着) 你的脾氣真有點萬難了，庫芝馬！你是很好的人，很有品格的人，可是你對於女子竟這樣蠻橫——殘忍；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的恨她們？

郝 | 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的愛她們？(少停)

希 | 職員們剛纔送來了一本畫帖，聽說股東們還要給我送祝詞和銀杯呢……(玩弄

希 | 郝 |

着眼鏡。)很好,好極了!這不算過分……爲着銀行的聲譽,必須要鬧氣一點!你是自己人,當然你統統都知道……祝詞是我自己做的,銀杯也是我自己買的……裝訂祝詞費用得四十五個盧布,可是這是應當有的。他們自己預先不會想到這些。(周圍環顧了一下。)布置的真好極了!真是再好沒有了!人家都常說我是很瑣細的人,光會把門上的鎖擦的明光光的,教職員們都帶着很時髦的領結,和門口裏站的很胖的把門的人,但是,不,諸位,門上的鎖和很胖的把門的人——這些並不是瑣事呵!在我自己家裏我可以隨便一點,喫飯,睡覺,好像豬一樣,發個酒瘋……

請你別譏笑人吧!

哈哈,那有一個人譏笑你!你的脾氣真有點萬難了……我還是說:在我自己家裏我可以隨便一點;我雖是一個暴發戶,但我還能照着我的儉省的習慣過下去。只是在這裏一切都要鬧氣一點;要知道這裏是銀行!這裏樣樣都得要弄得冠冕堂皇纔是呢!(從地板上拾起一片紙,把他投到爐子裏。)我的唯一的成功就是把這銀行的

聲譽提高……這實在算得一件大事業！一件偉大的事業！（看着郝林）好朋友，銀

行的股東代表們時時要到這裏來，可是你穿着這氈靴，圍着這圍巾……穿着這雜

色的便衣……你應當穿起大禮服來，誰知道你究竟還是穿了這便衣……

我的身體比你銀行的股東貴重的多呢！我渾身都是發燒。

（發急。）你要知道你這是亂七八糟，破壞大體的事！

郝 希 郝 如果代表來的時候，我可以躲起來。這不是什麼難爲人的事……（寫着）七……

一……七……二……一……一……五……零……我也不愛這亂七八糟的事……

七……二……九……（打着算盤）我真受不住這些亂七八糟！假使你今天不請

女人們來喫飯，那你作的到還不錯……

郝 希 這都是些不要緊的小事情……

我知道你爲着裝面子，今天纔把她們都請來；不過你瞧着吧，她們會把你一切事情

都破壞了呢！從她們手裏一切都會弄的亂七八糟——一敗塗地呢！

希| 不，女子可以把我們的精神提高呢！

郝| 是的……我想你的女人是很有學問的人，誰知道在上星期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，

後來我整整的驚異了兩天。真想不到她會在外人面前問道：「聽說我們銀行裏我丈夫買了德梁普連銀行的股票，那股票的行市跌落了，這話靠住靠不住？唉，我丈夫真焦急死了！」這是她在外人面前講的話！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在她們面前洩露這些事！難道你想犯到她們手裏嗎？

希| 呵，夠了，別提了！這些話對於紀念日是很掃興的！你一提就恰好把我提醒了。（看着

表。）現在我的女人差不多要回來了。我本來打算到車站去接一接她，只是沒有功夫……並且也累了。我實在不喜歡她來，就是我說我喜歡她來的時候，那麼假使她在她娘家再住兩天，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她教我今晚陪她過通夜，但是今天我們預定午後去遊玩……（打戰。）但是，我的神經已經緊張起來了。神經這樣緊張着，一定要發生什麼小事情。真該要教我傷心了！不，應當硬着心腸放剛強一點！

（妲姬亞娜穿着雨衣，肩上掛着旅行的小荷包入。）

希| 唔！正說你的你來了！

姐| 親愛的！（向她丈夫跑去，作長久的接吻。）

希| 我們剛纔正在談你咧……（看着表。）

姐| （喘氣。）你掛念我嗎？你好嗎？我還沒有到家呢，我從火車站一直來到這兒。我有許

許多多的話要告訴你說……實在忍不住的要說……我不必脫雨衣……我等一
會就走。（向郝林。）早安，庫芝馬！（向丈夫。）我們家裏都平安吧？

希| 都平安。你這禮拜又發胖了，又長漂亮了……呵，你在路上怎麼樣？

姐| 很好。媽媽和喀迦都問候你。華西里託我替他親一親。（接吻。）伯母送給你一瓶糖
醬，她們都怪你不給她們信。芝娜也託我替她親一親。（接吻。）唉呀，如果你知道發
生的那件事！發生的那件事！我也很怕告訴你，唉，發生的那件事！我從我眼裏可以
看出你不喜歡我來！

不……親愛的……（吻她。）

（很生氣的咳嗽着。）

（嘆息着。）唉！可憐的喀迦，可憐的喀迦！我真可憐她！真可憐她！

親愛的，今天是我們銀行的紀念日，銀行的股東代表時時要到這裏來，可是你連衣服也不換！

不錯，是紀念日！恭喜恭喜……望你們……那麼着今天一定要開會，喫酒席……這些我很愛。你還記得你費好多功夫替你的股東們編那一篇很精采的祝詞嗎？他們今天替你讀嗎？

（氣的咳嗽着。）

（很騷亂的樣子。）親愛的……別提這些了……你實在不如回家去吧！

等一等，稍等一會。等一會說完了我就走。現在我從頭給你說來吧。呵……你記得你送我的時候，我同那個很胖的女人並排坐下，我就看起書來，在車裏我不大愛說話。

經過三站路的功夫我都是看着書，不會給一個人談過一句話……呵，到晚上的時候，無端的起了一種不快的感想！我對面坐着一位年青的人，生得還可以，還算漂亮，他是個黑髮男子……呵，我們於是就談起來……又來了一位海軍軍官，後來又來了一位大學校的學生……（笑起來。）我告訴他們說我還沒有出嫁……他們就把我諂媚個不了！我們一直談到半夜，那位黑髮少年談了許多很好笑的趣事，那位軍官唱着歌，真是把我笑的肚子痛！當那位軍官——哈哈，他這個軍官——當他忽然知道我叫妲姬亞娜的時候，你猜他唱些什麼？（低聲唱着。）「奧尼良●我無容

● 奧尼良是普希金的詩的小說耶夫格尼奧尼良中的主人公，他少時即擁有巨產，受了淺薄的教育，只知虛度時日，優游享樂，遂投入聖彼得堡的上流社會生活，晚餐會，跳舞會，便是他每天的功課。後來在他的莊上消夏，遂同他的鄰家的女郎妲姬亞娜相識，她是詩人的女兒，普希金便拿他驚人的天才，把她描寫成一個理想的天女，奧尼良立時受了很深的印象，兩人便發生了愛情。但奧尼良曾在溫柔鄉中飽享了愛之黴福，現在戴上嫌棄人生的面具，不但不注意這位可憐的田舍女郎的真純熱烈的愛情，不覆她真摯而甜蜜的情

姐 | 希 | 郝 |

「隱瞞，我狂熱的愛戀着姐姬亞娜……」（哈哈大笑起來）

（氣的咳嗽着）

但是，姐姬亞娜，我們太攪擾庫芝馬了。請你回家吧，親愛的……以後再說吧……

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讓他也來聽一聽，這有趣極了。我馬上就說完了。到車站的時候，賽麗芝就去接我去了，後來又來了一位年青的人，大概是稅務檢查員……還不錯，長的

書，並且還要斥她冒昧。同時他又在一個農間的跳舞會上向姐姬亞娜的妹妹娥爾嘉獻媚，結果竟和他的詩友——娥爾嘉之戀人——決鬥，於是他殺了他的詩友，被迫出境。後來姐姬亞娜因受她慈母的熱望與催促，到莫士科去和某老將軍結婚，結婚後就到聖彼得堡在宮廷界裏成了一個艷麗絕塵的人物。在這時奧尼良和她遇着多次，因她現在成了艷麗的貴婦人，不易認出她就是從前的姐姬亞娜。他狂熱的戀着她，但她卻冷淡的不覆他的信。有一天他悄悄的進到她的家裏，見她噙着眼淚在讀他的信，於是他就向她宣布他熱烈的愛情，她懇求他離開她說：「……我爲什麼向你隱瞞了真的事實，因我已屬於別人了！我以真實對他，並且永做真實的人……」